



一剧之本：

王小龙影视文学
剧本集

王小龙◎著



一剧之本：

王小龙影视文学
剧本集

王小龙◎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2017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剧之本:王小龙影视文学剧本集/王小龙著.

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17.12

ISBN 978-7-106-04843-3

I. ①—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

—中国—当代②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3481号

责任编辑:苗 卉

封面设计:枫林轩

版式设计:人聚悦尚

责任校对:孙 健

责任印制:张玉氏

一剧之本:王小龙影视文学剧本集

王小龙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:100013

电话: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/15.5 插页/2 字数/25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843-3/I·1204

定 价 40.00元

目 录

吉他歌手 / 001

混血儿 / 052

无人电梯 / 093

二胡有几根弦 / 145

河水黄了，河水黑了 / 181

作者后记 / 245

吉他歌手

(原载《中外电视》1985年第3、4期合刊)

※ 1. 夏夜，雨后，某城市

此刻，这座城市美好得像一幕芭蕾舞剧的布景——楼房和楼房和谐地站在一起，广场上遍地积水和无数小溪流倒映着天上的星群、地下的路灯，最明显的是白天吵吵嚷嚷、前挤后拥、毫无诗意的满街人海一下子消失了，除了偶尔看见个把夜归人匆匆跳过斑马线，地下工作者似的突然闪进黑幽幽的弄堂，全城的人仿佛集体逃往山里或海上去了。

旧铁皮屋檐在静静地滴水。

一只手温柔地拨响了琴弦。

※ 2. 广场

孤零零的琴声随风飘荡，像在倾诉，像在召唤。远远的，一个青年弹着吉他，穿过广场，漫步走来。大楼的拐角出现了另一个青年，以琴声响应。梧桐树的黑影中又走出一个弹吉他的青年，迎上前去。像是有一场约定，他们在琴声中集合，向今晚的目的地出发——

今夜的雨呀，雨呀

在这个城市的车站和桥上
每个夜晚我都等待着你
蓝色的雨丝飘来飘去
像你透明的裙裾
我挽起想象中的你
走进一页页潮湿的记忆
而树和树都已睡去
只有夜，在屋檐下低语
今夜的雨呀，雨呀
今夜的雨不可思议……

※ 3. 小巷

歌手们唱着走进幽深弯曲的小巷。胖老头躺在竹榻上呼呼鼾睡，这时慌慌张张地跳将起来：

“下雨了？哪里有雨？神经病！真不可思议……哎哎干什么？小坏蛋！”

一个歌手尊敬地摸了摸老头的大肚子。

※ 4. 桥下

一对情侣在黑暗中接吻。歌声突然在桥洞中发出巨大的回响，小伙子猛然摆出拳击手跃跃欲试的架势，准备捍卫幽会的权利。一个歌手向他飞吻致意：

“祝你幸福，胆小、小鬼。”

※ 5. 通往江边的大街

汽笛在远处呜呜地告别城市，歌手们一路纵队走向江边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黑猫悄悄加入了歌手的队伍，它跟在最后，非常自信，也很守纪律。

片头字幕完，歌声停止。歌手们发现了非法跟踪者——

“喂，你是谁？便衣警察？流浪儿？”

“你叫什么？咪咪？玛、玛丽？”

黑猫并不答应，但不反对握手。

“不，这是一个男子汉，像我们一样，它不喜欢女人的名字。来，让我和它谈谈。”他蹲下来叫叫看，“贝利！”

黑猫喵呜答应。

这个能理解黑猫的歌手就是老二，本片男主角，说话结巴的是大头，另一个是星星。

※ 6. 商业区大街

一个乡下姑娘提着旅行袋走来。她一路东张西望，神情疲惫而又兴奋。她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站住了。灯光炫目的橱窗里，一对少男少女向她招手，一脸的标准微笑。少女的衬衫没有领子，没有袖子，没有扣子，简单极了，也华丽极了——

乡下姑娘在想象中也穿上这样一件“三无”衬衫，站在西装革履的少男身旁。

——可是她立即捂住了自己的脸。橱窗里的塑料美人似乎在嘲笑她。乡下姑娘身上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两用衫，脚下一双帆布鞋，肯定不是高跟，她也穿着裙子，可长得经常缠住腿弯，而且，手里提着这么一个蠢头蠢脑的旧旅行袋。

她转身逃走了。

※ 7. 江畔大街

这里正在上演一出夜半闹剧，歌手们围着矗立在大街中央的噪声监测仪哇啦哇啦乱唱。监测仪上的数字从80分贝到100分贝极速翻滚。黑猫贝利兴奋地上蹿下跳。

夜间巡逻者气急败坏地跑来了：

“禁止！不准喧哗！住口！这里在干什么？”

歌手们举起食指示意，“嘘——”

监测仪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回到20分贝。

※ 8. 江畔

大楼幢幢临江而立，似乎想说出什么深沉的话来。江水滔滔，拍岸有声，仿

佛在感叹逝者如斯。乡下姑娘阿珍坐在江堤石阶上发愣。这时，她听到背后有人在说话——

“这里又、又出来一个……”

“一定是仙女，假装到处流浪。”

“我想她应该叫咪咪，或者玛、玛丽。”

“贝利，侦察一下。”

谁在扯她的裙子。一只黑猫。阿珍慌乱地起身抓起旅行袋就走。

“哎，等等……”

※ 9. 通往江边的大街

阿珍听见背后有脚步声追来，便躲进街边停着的一辆无轨电车的黑影中。

“人呢？”老二站在路灯下，大惑不解，“飞走了？真是仙女？不可能……”

阿珍忍不住想笑。脚下喵呜一声，又是这只名叫贝利的黑猫。

“好，贝利，有两下，应该把你送给公安机关去抓特务。而你，”老二盯住阿珍，“肯定不是仙女。这么晚了，小姑娘一个人出来乘风凉，倒是有点胆量。”

阿珍看看四周，街上空无一人。

“怎么，你以为碰到坏人了？唔，这太让人伤心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敝人是本市最好的歌手。”老二一拨琴弦，“歌手，懂吧？我猜，你刚从十六铺上来。你迷路了。钱被偷了。不，你上当受骗了，受害者，晚报上经常有，城里的小白脸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专门骗乡下人……等等，你想到哪里去？我早就建议黄浦江上要加盖子，或者拉一张网，你这样的人不多了，谁知道天亮以后会出什么事，转来转去，东想西想，扑通……”

突然一道亮光罩住他们。夜间巡逻者像从墙壁里跳出来一样：

“地方选得不错，又风凉，又隐蔽……不许说话！我很清楚，半夜三更，一男一女，能有什么好事……你，手里还拿着阿飞乐器！你，这旅行袋里是什么？”

这几句话的意思乡下人也听得懂，阿珍又羞又气，推开巡逻者就走。老二连忙跟上。巡逻者急了：

“站住！把话讲讲清楚……哎哟！”

他刚迈脚要追，不料被黑猫绊了一跤，手电筒摔出老远，徒劳地照着老二和贝利逃过拐角。

※ 10. 江畔大街

老二和贝利在咻咻奔跑。前面不远，阿珍的长裙一飘，隐没在黑暗中。街边门洞里突然伸出两支冲锋枪逼住老二——

“不许动！举、举起手来！”

“一大一小两只公猫，闻到腥味就没命。”

“哎呀不是，”老二辩解，“这小姑娘她……”

“她关你什么事？追着人家不放，还把兄弟扔在江边，呸！”

“少废话，押、押送回去，走！”

大头和星星端着吉他，推着无可奈何的老二踏上押解之路。

贝利也垂头丧气地走在老二脚边。

※ 11. 早晨，城市

城市在晨光中愉快地醒来，一切都生气勃勃活力满满——送奶车吱吱呀呀地滚过，汽车开始发动，一辆辆自行车推出家门和弄堂，在大街上汇成叮当作响的河流，头发蓬松的妇女提着菜篮神气活现地穿过大街，阳光下升起一串五彩缤纷的尿布，充满人情味。

本市新闻和广播操乐曲在城市上空交响。

鸽群扑啦啦地起飞了。

※ 12. 老二家

鸽群在一片高高低低、层层叠叠、杂乱无章的屋顶上空盘旋。这是坐落在四面高楼中的一块棚户区，像是群山环抱中的小村庄，炊烟袅袅，鸡鸣狗叫。

其中的一个屋顶下，晨光暗淡的屋子里，老大坐在桌前就着萝卜干吃泡饭。他一面嚼着一面念念有词：

“……我们国家当前最紧迫需要的人才，不是政治家，不是科学家，不是文学家，而是企业家……”

窗外传来刺耳的刷马桶声音，老大一愣，起身关上窗子。

“缺德！真煞风景……说到哪了？我们国家当前最需要的是企业家，对，比如，开餐厅、旅馆的，做赖氨酸面包的，以及，生产玩具的……”

老大身后，墙上挂着父亲的遗像，父子俩脸相和神态像得出奇。里屋传来母亲的声音：

“老二，起来，不早啦，该上班了，起来……”

老二光着膀子睡在地下的草席上，哼了几声，翻身又睡。老大不耐烦地走进来，蹲下来对着老二的屁股拍了一巴掌：

“起来！每天早晨来这套，真不像话。白天像煨灶猫，晚上像活神仙，太不像话。起来！”

老二怨恨地爬了起来，懒洋洋地套上汗衫，嘴里还嘟哝：

“毛主席让我们睡到八九点钟，像早晨的太阳……”

“你多大了，每天要妈叫你？”长子为大，老大教训弟弟，“你别以为还过得去，告诉你，饭没那么好吃！下礼拜厂里实行新规定，你小心点……”

老二不服气，“神气什么，幸亏你不是厂长。”

“什么？假如我是厂长……”

“那我就是秦始皇。”

老二说着晃到外屋洗脸。老大跟了出来：

“小子，从今天起，厂长正是你哥！”老大不无自得，“你不好好干，我照样惩罚你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，到我这儿，罪加一等，信不信吧你！妈，走啦。”

老大雄赳赳地出门去也。

老二一愣，丢下毛巾，看了看桌上的萝卜干和泡饭，向母亲含糊地打了招呼，走出门外。母亲追出来喊：

“哎，早饭不吃啦？”

“戒了。”

“这倒好的，香烟不戒，先戒了早饭……”

※ 13. 幸福玩具厂门口

老二和大头在空地上摔跤。几个戴着袖套的姑娘憨笑着坐在边上观战。一个老太太也来凑热闹，可是神情过分紧张，像在看谁杀猪。老二和大头都赤裸上身穿着平脚裤，他们扭作一团，难分难解，一面喘着粗气，一面不干不净地骂着。星星既是裁判又是评论员，围着他俩转个不停：

“听众们，观众们，港澳同胞们，海外侨胞们，现在我们在幸福玩具厂……抱腿！唉……现在实况转播业余摔跤大奖赛，重量级大头对轻量级老二……别赖，老二动作犯规……看来，老二想要取胜，可能性不大……啊，也很难说……”

老二从背后抱住了大头，无奈他使尽浑身解数，也挪不动这根肉柱。大头偷偷看了看姑娘们，她们似乎在啧啧赞叹，他顿时力量倍增，一使劲，把老二背了起来，轻轻一甩，老二便四脚朝天了。姑娘们欢呼起来。那老太太摇晃了一下，也差点跌倒在地。

“好！大头毕竟是大头，”评论员星星赞叹，“一百八十斤庞然大物，冲出幸福厂，走向全世界！”

大头蹲着，老二躺着，他们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，浑身隆起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起伏不平的褐色山脉。

上班铃声响了。

※ 14. 车间

这粗壮有力的胳膊，却在笨拙地为玩具娃娃穿婚庆礼服。大头好不容易给新娘套上裙子，抓起新娘亲了一口，擦去脸上的汗水，又抓过下一个新娘。

低矮的天棚下，大白天开着日光灯。十几个老头老太、少男少女围着一张又大又长的桌子干活。几架老爷电扇呜呜地摇着脑袋，吹乱了人们的头发，吹起一片牢骚和打情骂俏声——

“热死了。”

“连娃娃都出汗。”

“要死了，你看什么地方！”

“轻点轻点，哎哟哎哟……”

等等，诸如此类。

老二在专心致志地摆布新郎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腰向前弯，手向后举，像准备跳水的游泳运动员，又像批斗对象。老二用手指一人刮一记鼻子。

※ 15. 中午，车间

老大发表就职演说。他左手撑着面前一张摆不平的破桌子，右手在空中挥舞，海阔天空，古今纵横：

“……在此以前，我们人类以游牧为生，以采集野果、打猎和捕鱼为生，这时，人类是大自然的奴隶，一旦产生自然灾害，就会冻死，饿死……”

工人们坐在凳子、箱子和地面上，身边放着吃完没洗的空碗或空饭盒。那个老太太倾听着，仍然过分紧张。一个姑娘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不过是在看一本《传记文学》。星星抓起茶缸，若无其事地走出车间。老二盯着哥哥，仿佛头一次认识，手上下意识地让一个塑料新郎模仿老大的姿势。老大皱了皱眉头，继续往下讲：

“……大约一万年前，人类在土地上播下了第一颗种子，这是一场革命……”

大头悄悄挪到门口，回头对老二使了个眼色。老二会意地眨眨眼，站起身来，他没忘记让塑料新郎代表他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在地听讲。老大其实都看在眼里：

“……今天，当上厂长的是我，但我希望每个人都问问自己，假如我是厂长……”

※ 16. 厂门外，公共厕所

老二、大头和星星蹲在厕所里抽烟。

星星问，“老二，你哥在家里是怎么说的？”

老二抖开隔夜的晚报，“还不是教训我。不过，总比阿姨妈妈当厂长好。”

大头不太满意，“他说了半、半天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”

※ 17. 公共厕所外

老大气冲冲地走来，正要闯进去，听见说到自己，便站在窗下偷听——

“娃娃早就不吃香了，产品卖不出去，厂长也难当。”这是星星。

“这种厂，最好失火烧掉。”大头发表意见，“每天给小、小新娘子穿裙子，算什么男子汉，浑身肌肉白长了……唔，真臭。”

星星问老二，“你说……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老二在想昨天晚上的仙、仙女。”

老二没好气，“去你妈的。”

他们系着裤子走出厕所，迎面撞上老大，大头吓得哇地叫了起来，还是星星机灵：

“厂长，恭喜。您亲自上厕所？里边请。厂里没个厕所真不方便，急起来跑都来不及。您新官上任，应该考虑一下。”

“对对，”大头表示支持，“厕所，造、造一个，太重要了。”

老大装作和颜悦色地挨个看了看，“你们昨天晚上吃什么了，又是集体拉肚子？千金难买六月泻，好的……”他咬牙切齿地咆哮起来，“好极了！你们这帮大爷，我碰到你们真是额角头碰着天花板！平时出我洋相，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也算了，可是今天！我走马上任，你们拆我台脚，我饶不了你们……站住！”他把他们一个个逼得贴在厕所墙上，“你们既然爱闻臭气，我奉陪，够交情吧？我给你们开小灶，就在这儿，就职演说，在厕所门口！”

※ 18. 中午，某条街的人行道上

知了在纵情歌唱，人们却热得发昏。汽车喇叭声怒气冲冲地像在吵架，行人一个个张着大嘴，恨不能像狗一样吐出长长的舌头。

老二沿着人行道走过去。人家小夫妻在家门口吵架，他要多管闲事：

“算啦算啦，都少说一句，听见吗，不许吵！哇啦哇啦，国际影响不好，不利于安定团结，而且，天这么热……”

那男的奇怪了，问女的，“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”他转向老二，“关你屁事，要

插一脚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二慌了，“我是说天太热了……”

“你干什么的？工作证拿出来看看。”

“工作证……”

“不明身份，跟我去派出所！”

女的站在老公一边，协同作战，“神经病！十三点！小流氓！”

不由分说，鸡毛掸子打将过来，老二吓得拔腿就逃。

※ 19. 另一条街道，张同志家楼下

乡下姑娘蹲在窗台上擦玻璃。透过窗子，可以看到楼下人行道上老二无聊地走来，还对准一棵行道树拍了一巴掌。姑娘想爬下窗台，心一慌，手一松，抹布掉下楼去。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反正这块抹布十分准确地打在老二脸上。老二在空气中乱抓一气，最后抓到手里，一看是块湿漉漉脏兮兮的抹布，不由抬头便骂：

“谁眼瞎啦……”

他傻了。“仙女”重返人间，在过街楼窗台上探出头来。老二开心起来：

“啊，你！喂，怎么上来？我不会飞。门在哪里？”

※ 20. 张同志家

“喂，你在吗？”老二很起劲地敲门，“开门啊……喂，我是煤气公司抄火表的，快开门，抄火表！”

门猛地打开，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胖阿姨，“怎么抄过又抄？好玩是吧？”

“噢，不是……”

“你找谁？”胖阿姨警惕地退了一步，“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走我要喊啦！”

这时旁边一扇房门拉开了一条缝，露出阿珍三分之一面孔。

“噢，敲错门了，对不起，”老二替胖阿姨拉上房门，“您再睡一会儿，太平无事，一切正常……你好，”老二向阿珍举起湿抹布，“你这种打招呼的方式，具有改革精神，我表示欣赏。不过，请把门再开大一点。”

“不不，不行，张同志关照过的，陌生人不好进门。”

阿珍想关门已经晚了，老二一脚抵住：

“张同志？哦，懂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见过一面，不能算陌生人。”

老二说着挤进门来。阿珍急得要哭：

“你这个人……唉！”

“抹布总要还给你的，拾金不昧嘛。你应该先说对不起，然后看看我头上是不是肿起来一块。幸亏是抹布，你手里有块砖头大概也会丢下来。你还要学会城里的五讲四美，比如请进，请坐。”既然进了门，他便老实不客气地视察一番，评论几句，“……装饰橱，漂亮。东西不少，有钱人家。唔，小夫妻两个，姿势不错，就是笑得太难看，像被枪口逼出来的。有小孩吗？没有，计划生育模范，也可能生不出来……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偷东西，看看不犯法。老实说，你还活在世上我很高兴，第二天我在晚报上找了半天……这些衣服是让你洗的？有人帮忙洗衣服，幸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阿珍冷不防被他一问，脱口答道，“阿珍。”

她立刻后悔地捂上嘴巴。

琴声骤然而起。

※ 21. 晚上，老二家门前

歌手们围坐在路灯下哇啦哇啦——

弹起疯狂的吉他

我们放声歌唱

白天歌唱月亮

晚上歌唱太阳

在路灯下歌唱大海

在城市里歌唱远方

老二突然温柔地唱出——

总是在幻想
总是在等待
肯定有一个远方
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

贝利蹲在老二脚边，仿佛也十分向往。大头和星星会意地一笑，又猛然拨响琴弦——

弹起疯狂的吉他
我们放声歌唱

.....

乘凉的人们围拢过来，静静地听着。烟头明灭处，一个老头跟着歌唱的节奏摇着蒲扇和身体。

※ 22. 老二家

窗前，一双筋骨嶙峋的手剔去木梳上的几根白头发。母亲侧耳听听屋外传来的歌声，又看看坐在桌前用功的老大，最后目光停留在老伴的遗像上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老大被疯狂的吉他声搅得烦躁不安，扔下书和笔，起身跨出门外。

母亲吃惊地看着老大的后背。

※ 23. 老二家门前

“别唱了！”歌声被老大粗暴地打断，“哇啦哇啦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！”

大头和星星扫兴地看看老二。

老二抿着嘴一声不吭。

※ 24. 张同志家

电视新闻节目：“受洪水袭击的南方五个县城，很多房屋被淹没。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，没有发生伤亡事故。当地群众正在……”

14英寸电视机屏幕上，一些人像鸟一样停在房顶和树上，毫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一片汪洋。

阿珍站在门口的黑暗中，盯着电视机看。女主人回头看了看，伸手把电视拧到另一个频道，动物世界，大海龟四脚朝天拼命挣扎。阿珍垂下眼皮。

张同志看着电视，突然问道，“阿珍，这几天自由市场里有螃蟹吗？”

“张同志，没关照我买，我没注意。”

“看到可以买几只，解解馋。”

“越大越好，”女主人提醒阿珍，“要讨价还价哦，乡下人总是乱喊价钱……”

阿珍无语。

※ 25. 早晨，菜场外

老二靠着树干抽烟，蛮有兴趣地看着一个老太太做油墩子卖。阿珍提着满满的菜篮，挤出菜场，拐弯走来。老二扔掉烟头，装作不经意地迎了上去：

“啊，好巧，又碰上了。我去上班，天天走这条路，必经之路。你买菜？乖乖，张同志胃口不错……”阿珍想找条出路逃走，老二一步挡住，“哎，阿珍，明天有空吗？明天我休息，我们出去走走看看，好不好？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两个兄弟一起去。天天猫在家里，厌气吧？”

阿珍一口拒绝，“不不，我没空，真的，没空，你看……”

阿珍摸出一张纸条递过去。老二接过来大声念道：

“一、拣菜、洗菜。二、洗衣服，手脚轻一点。三、打扫房间，摆设不要碰……妈的。这样，”老二不由阿珍分说，“上午手脚快点做完，下午一点钟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人又不是机器，一刻不停，张同志混蛋。就这样，说定了，你不来，我们不走。再见，我上班去了。”

老二转身就走。阿珍急了：

“哎，我没答应……”